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特輯第十二號

蘇
聯
與
美
國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編印

目次

蘇聯與美國

愛金生 (Brooks Atkinson) 著

「附」對蘇聯外交政策的觀感

杜爾斯 (J. F.) 作

蘇聯與美國

(愛金生 Brooks
Atkinson 著)

按愛金生在過去一年任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最近由蘇聯歸來特撰該文，敘述留蘇期間觀感，茲譯其全文如次：

美國要想與蘇聯維持長久友好關係，必須放棄舊有的友誼觀念。友誼兩字，如果解釋為密切的聯繫及政治上的妥協，那是蘇聯所不可能接受的。因為依蘇聯的立場說來蘇聯政府的組織是個政治機械依人為方式，以友誼來取得聯繫來建立友好的情緒，是不可能的。

普通的說，蘇聯人民很值敬仰，艱苦耐勞而着重實際，但是在美國與蘇聯人民之間聳立了一個蘇聯政府。這個政府雖然高唱民主神聖的口號。可是逃不脫是個十足專制獨裁政府。所謂全民當政，實際就是共黨政治委員會的十三個會員攬大權。

在蘇聯本土內根本無自由可言。據我所知道的蘇聯政府並非壓迫人民自由意志，這政府也非腐敗到以小數人利益為大前提。最近蘇聯本土內雖然發生了欺騙和謀叛事項，

但是大體說蘇聯人民對他們的領袖不僅信任而且五體投地的崇拜領袖們的才幹和智慧。蘇聯的人民與其人民是一樣，美國人民也算在內，是得到了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講到政府的性質，蘇聯的政府是個機器，鞏固內部勢力，對外伸張。凡是在友誼的原則下與蘇聯辦交涉的，是註定了失敗的命運。現在美蘇，雖不能說是仇人可也能說不上是朋友。美國所能希望的是以武力為後盾的和平（或稱武裝和平）。這種和平或許可以維持幾年。

凡是與美國利益相關的地帶必定要以大量的武力來做利益的保障。這種保護利益的方法不能不說是反動而落後的方法，然而這不能不說是出於無可奈何。因為蘇聯的政府是個反動政府，這可以由蘇對戰敗國的態度和在中國滿洲的舉動看出，蘇聯對內的最後措置是武力，對武力的施用早已成了習慣，所以對外想到引用武力祇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而已。

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們，目觀蘇聯武力的實施震驚不已，以武力來建立政治的基礎

，以武力來壓迫平民，而且這種武力的施用既不受限制，又無止境，更無伸縮性，在這種情形之下，西方這些民主國家怎能與蘇聯繼續維持友誼關係？

蘇聯何以如是難于結交？原因很多，第一，蘇聯的領袖們是由平民中起來的，在艱苦的環境中發動革命而獲得大權，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在于革命方法得當蘇聯的領袖們到今日還相信這種方法，在殘暴專制的帝俄時代，這些職業革命家保衛革命組織全靠他們的紀律和強度保守秘密的功能，因此這兩種技術是他們的擅長機警和紀律是蘇聯當政人得勢的原因，所以他們深信今日伸張勢力還須依靠這些。

對其他事項蘇聯當局認為僅求結果不擇手段，這就解說了在今日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勞工階級不僅是仍處於奴役地位，而且是少數專制獨裁者的奴役，不僅身體是奴役，就是思想也難逃不受控制的原因。

在帝俄高壓之下，革命運動成了地下的活動和組織，一切的計劃和策略都在高度秘密之下進行，在環境的要求之下，這些革命不能破壞法律，而且還可以製造法律，這些

由於革命相沿成習的作風，仍舊存在。蘇聯的當局對國內外的事務都在秘密中進行。蘇聯老百姓對國內大事所有的消息，並不較外國人爲多。在某種情形之下，較外國人所知道得還少，現在雖說蘇聯革命時代使用暴力的時期已過，但是這種暴力使用的痕跡猶在。在蘇聯沒有人確實知道現時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在牢獄，有多少流亡在國外。據推測犯人的數目是由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這龐大的數目很驚人，開了世界各國政治犯的紀錄，蘇聯的政府不僅要與這政治革命同時發動工業革命而且還要快快教育一般的人民。爲了保全這政府的存在，政府不單要有極度的自由處理一切事務，而且要在情勢要求之下，任意採取武力爲手段。蘇聯這種作風帶到那些不習慣於這種方法病附庸國裏去，也是在所不免，現在美國與蘇聯接洽事務，蘇方的代表就是這革命環境中純粹的產物。

看到蘇聯政府在偌大一片土地上的成就，而同時又有這種不安全感，似乎使外人感到難於理解。史達林可以說是世界上防衛最密的一個人。每一個蘇聯人民和其他的外國人，一樣必需隨時隨刻帶着身份證，以便檢查。在美國所認爲戰時安全辦法，蘇聯是

不可缺少的。如果達到節慶有慶祝會時，人民要參加這慶祝會，除了普通的通行證之外，還有特別的通行證，要經過八次詳細的檢查，檢查的時候這警衛要仔細對照通行證的像片與執證人是否無異。

外國人對這片遼闊的蘇維埃聯邦所瞭解的很有限，這正如溫特頓 (Paul Winterton) 所說，對蘇聯大家都是一樣的隔膜。隔膜的程度略有不同而已。據我所知道的，現在還沒有任何反政府的組織。雖然傳云紛紛「某團體」(蘇聯報紙所常用的) 在烏克蘭是要加以注意和偵察。這「某團體」據說因為戰爭的代價太大，所以這團體今日所遭遇的不辛是該由政府負責。在奧德賽 (Odessa) 共黨總部去年十二月失火的事件是被視為陰謀，而非失慎烏克蘭區反猶太的風氣很熾，在其他部份回教徒對政府的不滿也時有所聞。但是蘇聯政府對這些意見相左的人物是很易於處理的。蘇聯政府由外國人眼中看來，實力雄厚得很。這批當政的人是領導蘇聯老百姓打敗了蘇聯的勁敵，雖然其他盟國是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勝利之功還是歸於共黨，日本的投降也完全是蘇聯參戰的最後一擊。

蘇聯人民雖說有時怨恨艱苦，但是大體上說來還是很相信他們的政府，還是滿意現狀，但是共黨政治委員會的委員在這種情形之下，感到不安全，因為身為落後國家的領袖管轄一片組織鬆弛廣闊的土地，自然有很難工作待於完成。這也無怪他們要自由處理事務而且不受批評，雖然他們的動機未定可疑，可是出於自然的，他們一舉一動就像陰謀不軌的人一樣詭密非常。蘇聯官員在國外的舉動也一樣，所不同者是在國外他們無權限制輿論的評判，也無法制止，對蘇不利的輿論。

今日美蘇間缺乏諒解，一部份原因在於蘇聯領袖對外界不瞭解，由於多年的孤立，和一些國外不愉快的經驗，他們自己發展了一種對外的格言——排外——自從一九三六年血跡淋淋的清黨運動之後，對外人的態度就是全以間諜或敵人處之。凡是與外界交往的就是不忠于蘇維埃聯邦。就是當政的人物也逃不脫這條限制。對外界情形瞭解的領袖都認為危險人物。在自己發覺自己處境之前已是身繫囹圄。

在蘇聯，史達林比較其他領袖算是常識豐富的但是就是他也不解民主和自由的真意

，此外，依他以馬克斯主義爲原則訓練下面的人，他對國外的情報和見解說不定就是根據外交官和新文界所供給的不正確情報爲基礎，而發展他自己這帶有偏見的觀點。蘇聯領袖們都是孤立主義下的犧牲品，他們對國外的情報有特殊來源，但是他們缺少機會去分析這些情報。他們一向是在鐵幕後生活與外界的接觸都是在有條件的情形之下，因此對外人的特殊感覺就此樹立。值得惋惜的是現在美聯之間許多摩擦都可以避免，然而爲了蘇聯領袖的不解外情，卒致發生。

去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之後，許多人推測蘇聯的共黨政治委員會將要決定仍舊回復昔日仇外的原狀，凡非蘇聯的民族採取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者，都是蘇聯之敵。這種揣測的動機姑且不談，但是這種揣測造成了蘇聯的認爲獨裁易于統治的觀念。蘇聯祇須將外界仇蘇的心理貫入人民腦海中，就可以任意駕馭一般人民了。據我們戰時的經驗，我們知道當一個民族爲了挽救自己的命運時，奮鬥力和成效都特別大。

莫斯科的空氣不正常因爲一切對外的往來完全隔阻，這使得文化方面的空氣陷于阻

滯。在鐵幕之後的檢查制度造成人民對謠言和事實反應的神經質。每日的新聞經過相當處理之後公佈出來很常使得人民驚震，邱吉爾在福頓 (Fulton) 的演講詞是在多少天之後纔發表。據說壓下這幾天的工夫是爲了蘇聯當局在籌劃應付這篇演詞的方法。當這篇演詞公佈那天，同時也發表了一篇釋評。莫斯科對這篇演說的反應直可以說歇斯的底里，彷彿原子彈在當夜就要落在蘇聯的土地上似的，仔細說來，是凡蘇聯當局無安全妥善的辦法來對付這外來的壓力的時候，人民在感情方面的反應，總是異常突然和不安。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我們都已熟習將政治和務業國際化來避免軍事衝突的論調。在莫斯科他們就提倡思想與文化的國際劃一。在莫斯科並無新思想的提倡，僅是將舊有的思想換種方式來解釋，附加上些新的限制條例而已。所有的蘇聯報紙幾乎千篇一律所刊載的新聞，大同小異各報主筆的寫法和論調完全無異。

蘇聯清黨期間的政治，文章是有規定的格式和論調，因此某個外國人假如寫篇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幾乎無人可以辨別這文章與真理報和新時代報主筆所寫有不同之處，蘇

聯採取常期拒絕外人入境的政策和封鎖已入境外人的活動，檢查外人拍發新聞造成了今日蘇聯文化的死沉守舊的形勢。

我個人對科學是一無所知因此對蘇聯的工業活動是不能有所報導，但是我知道蘇聯的醫藥水準很低，說到蘇聯的喜劇美術和音樂，這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是很落後，但是我相信蘇聯的藝術家還不會感覺到這點呢，總而言之，蘇聯的藝術沒落到奄奄一息之勢。在高度的政治壓力之下個人幾乎無發展的餘地，現在我們意想蘇聯有意創造新社會，在這社會裏藝術是豪放不受拘禁的，這是合理的想法，但是我看蘇聯的藝術既平庸又無創造的趨勢，再加上孤立主義和高壓的作風，藝術和新思想可以說是已宣告死刑了。

在蘇聯這種異常的空氣之下，失常性的事件就此滋生，最顯着的莫過于蘇聯領袖們的集體反常，蘇聯當局認為世界各地幾乎每個人都反對他們仇視他們他們自己不是受了包圍，因為他們這種反常的神經作用第一步是感受到惶恐不安，第二步由不安轉入窺視他人，由窺視而轉入仇視外人。蘇聯的這種態度和心理，依它的地勢和天賦說來可以大

大的成功，但是因爲其他民族對它這種態度感覺到相當的煩擾而想到設法與蘇聯攜手以致不能如想像而實現。

說到國外所來的威脅原子彈姑且不談，美國現在完整的經濟就是以蘇聯惶恐，但是國際間意見和利益的不同，照蘇聯的解釋就是對蘇不友好，有侵略危害的性質，因爲這就是蘇聯在本土內對見解不同的解釋，如果蘇聯本土內有一個人反對史太林的政策，那麼這個人就當受叛國的處分，蘇聯整個的說來，是絕對不忍受任何與它相左的見解。

在美國相沿的傳說造成了一般普通的心理——蘇聯的領袖都是老奸巨滑詭計多端，事事都先一步籌劃——其實據我個人的意見，蘇聯的領袖並非如是超衆，對民主是根本不解其真意。看見國外民主的表現不免大爲迷感，在國內，以神聖馬克斯主義爲招牌，殺死一切意見不同的知識份子，在國外，是凡與蘇聯意見不同的國家，很自然的，不僅被蘇聯當做仇敵看待，就是對一般普通的人也難逃仇視之名，馬克斯主義是一種社會科學的精華，但是它却以這種不科學化的人類天性來洗滌澄清了它自己。

蘇聯之不能與其他各國樹立之友好關係最大的阻礙，就是蘇聯本身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要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發展而伸張勢力。依共黨黨譜說來，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握有操縱世界大權，蘇聯就一天不能不感受侵略的威脅。蘇聯過去曾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保持正常的關係，納粹德國不僅在內，就當希特勒與西方各國開火之後，蘇聯與德國遷是保持正常的關係，但是現在共黨的政策已由轉變到攻擊「專利資本主義」（這是蘇聯寫作人物常用的字眼）是法西斯，是保全法西斯的中心，是毀滅社會主義的方法，但照馬克斯本人所說的這「專利資本主義」對它本身也是有毀滅性的。這樣看來，到處都是毀滅，外加原子彈的超逾尋常的毀滅性。蘇聯報章形容美國是強暴的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伸張權勢侵害弱小民族的主權。美國的「專利資本家」就譬為與世界酷愛和平民族意志背道而馳的陰謀人物。

我留蘇十個月期間所看到的報紙和雜誌，沒有一個報紙或雜誌提到過美國與蘇聯一樣可以相信，可以信賴的英國在蘇聯的報章的，也是一樣的是個對蘇聯不利的國家，

雖然說過去社會主義曾經一度盛行于英格蘭，紐西蘭和澳洲，這或許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論稍有所闡釋。

我在莫斯科完成任務之後，仍舊感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較好，因為在這制度之下，個人受到應受的保障，自由是至高無上。保障人類自由就是戰爭最大的原因，到現在為止，人類的自由還是這個社會裏最重要的因素，社會主義是以理由來處理世界的問題，這可以由英國的社會主義來證明，同時社會主義與人類自由並不衝突。

在蘇聯這片寬曠的土地上，那麼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或許社會主義是推進物質文明的唯一方法，假如有方法，可以辨別蘇聯的社會主義和蘇聯殘暴獨裁政體，那麼大家一定是切盼蘇聯的社會主義可以發展到便利解決世界問題的程度。說句老實話，每一個知識份子對蘇聯的一切都是很注意的，原因是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到現在為止，對全世界影響很重，世界各地的人都情願相信在今日的局勢中有種新的理想經濟制度存在，解決目下的各種問題，對蘇聯內情不詳細的人，都以為蘇聯施用這制度，對各種問題都已得

到了答案，照我們美國的標準說來，蘇聯對各種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的方案，就如不受侵略，不受威脅的問題根本談不上解決。

凡是相信社會主義理論的人，對蘇聯的祕密警察組織的發現，不但恍然大悟，而且開始恐懼，雖然如此，我仍舊以爲社會主義本身並不是阻礙蘇聯與兩個西方民主國家合作的因素，美英與蘇聯合作的機會較之昔日與納粹德國虛偽欺騙式的友誼合作機會大得多了。但是這不是蘇聯領袖們的觀點，他們以未來世界看護人的地位自居處理一切世界問題，都應依他們決定的方法。他們現在是一個以共產黨爲最後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因此他們就是完成共產主義最後目標的先進領袖，在波蘭和巴爾幹國家中蘇聯當局也自認他們是幫助這些國家完成這種崇高目標，雖然波蘭和巴爾幹國家中的反抗很激烈而且大部份人民依蘇聯說來都是尙未覺悟，而在黑暗中生活，因爲他們至今還未領悟能以共產爲最後目標的社會主義。

依蘇聯現在與美英關係而論，蘇聯懷疑英美的代表是否真正酷愛和平民衆的代表，

很可能蘇聯認為美英的政府是利用政治的欺詐的手段，和人民對政情的不瞭解，兼之「專利資本主義」滑頭手段來統治人民。蘇聯這個政府一方面是領導人民一方面是任意指揮人民，這個政府很可能在背後利用國際勞工會和政治壓力，迫使美英與它訂立對蘇更有利的契約進一步說，這些在共黨政治委員會中的要一人認為今日與蘇聯辦交待的代表們就是日後「專利資本主義」失敗時受唾棄的人們，蘇聯政府與共黨可以說是二位一體。這個一體的東西，是否已在美英兩國，發動革命性的祕密運動，還不能下斷語，但蘇聯在法國資助法共黨，背後指揮法國政治活動，却已有有鐵證，蘇聯在討論國際問題中所以如是固執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蘇聯堅信社會主義是鞏固世界和平的內素，所以凡違背蘇聯政策的思想，都很自然的變成威脅世界和平與直接影響蘇聯安全的原質。

共產主義在蘇聯不僅是政治科學，也是宗教信仰。統治這信仰的不僅是理論，也有獨斷人爲規條，人民對這規條要無條件接受服從，蘇聯這種宗教信仰熟誠就是它對外處理事件態度的原動力，而且這宗教。熟誠在蘇聯本土內殷勤不倦的由政府對人民闡揚。

現在蘇聯的時代化崇拜的偶像，就是史太林和列甯的本身相片，這在各大小公共建築物 and 手冊中都可以看到，而且逢節慶時，人民都隨身攜帶在重要慶祝會中，這些相片都是用鮮花爲框的點綴起來，就如美國在教室中點綴怪人的像片似的，蘇聯的文字宣傳中滿溢宗教式的博愛和犧牲字句，莫斯科雖非蘇聯唯一大城，但是却成了蘇聯唯一的怪城，列甯是怪父，史太林是怪子，現在蘇聯政府對人民生活中問題的解決一無所成，而又以這種神聖的態度來處理世界問題，不免見得可笑而近于癡狂。但是蘇聯報章的第一頁上那些領袖們還揚言蘇聯是得天獨厚的民族，因爲它領悟唯一的真理和信仰，這未來的歲月是充滿了光明和幸福，當蘇聯代表與美英代表在會議席上見面時，就覺得是與搖搖欲倒的罪惡王子在開會，而且對這罪惡王子若有任何的讓步，就等於瀆犯神怪條規，這就是蘇聯之所以不能與任何不信仰馬克斯、列甯、和史太林的國家合作之原因。

蘇聯與我們祇在一點上同意——保全和平全賴彼此間和平關係的維持。根據他們的許多問題看來，他們較我們受戰戰影響爲大，戰爭使蘇聯疲倦，戰爭給予蘇聯的創傷至

今還未恢復，所以蘇聯期望和平很殷，他們嚐到敵人臨門之苦所以對戰爭的可怕較我們有深一步的體會，雖然蘇聯對我們在這次戰爭中的貢獻全體否認，但是這也不該使我們一筆勾銷蘇聯在戰爭中的功績，我們不該忽略蘇聯人民過去所受到苦難，而且更不可忘記他們現在還是在磨難中掙扎，可是我們，也不宜過事感情化，我們應當聚精會神的注意蘇聯領袖，同時把我們腦海中的和平與友誼相連的思想剷除。一般美國人，多半都會想世界各地的人相信我們，喜歡我們，此外加上幾分羨慕的情緒，也許別人有向我們借錢的動機。對蘇聯，就祇有借錢一項，他們要借錢以便加速完成新五年計劃美國或許還會，以借款為一種友誼的表現，但是蘇聯當局却不會有這種近乎感情的觸覺，假如在借款予英國，中國，法國，波蘭和其他國家之後，而拒絕貸款蘇聯，那麼這種舉動，一定被解釋為一個反動國家，對蘇聯的敵對行動。救濟品運送到一個有排外政府的國家裏去，所反映的不會不是美國人民人道主義的性格，蘇聯人民住在那被德國破壞無遺的地方，急待救濟，他們會感激我們的救濟，但是要想蘇聯政府由此而受感動，真是不免異想

天開。蘇聯政府是最好拒絕一切外來援助，蘇聯的孤立主義絕不能因來自國外的厚惠而改變，慈善的施予對蘇聯政府是近乎侮辱，慈善舉動如將過剩食品和舊衣贈予蘇聯，而想獲得蘇聯的友誼，是近乎不可能的事，要藉贈予打破蘇聯銅牆鐵壁的檢查制度，更是夢想，要以這種餽贈換取知識的對流，如同相互派遣教授學生等等，實如臆想登天。要以這種餽贈換取美國人民在蘇聯自由旅行，貿易，更是不必談。

這些事依我們普通人的眼光看來，是增進友誼和彼此瞭解最尋常的方法，但是由一個以統治一切為手段而發展社會主義期間的政府看來，摒除國外影響流入國內是種絕對必須的政策，蘇聯現在雖說是對全世界挑戰，但是絕無力與全世界競爭，更是不敢使一般人民知道在西方民主國家中人民生活水準不僅較蘇聯為高，而且高上許多信，神話似的「專利資本家」壓迫勞工階級之謎，也將立刻雲消霧散，假如蘇聯人民可以自由與西方人民交接雖然有着這許多阻礙，屹立在西方各國與蘇聯的友好情緒之間，蘇聯還不想失去全世界的人心，更不想使世界各地起來抵抗蘇聯蘇聯政府殘酷無情，近于無理的固

執，已和蠻橫的退出安全理事會會議席並不能十足的證明蘇聯是存心蔑視世界的輿論，外界對蘇聯毫不留情的批評，祇使蘇聯驚訝而已。

蘇聯在國內習於秘密警察的蠻橫統治，所以當較為和緩的專制暴政引起在波蘭和巴爾幹中反感和遼遠的「專利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的咆哮，蘇聯不免大為震驚，輿論壓迫蘇軍由伊朗撤退，雖然蘇聯退出伊朗，但與蘇聯的企圖變伊朗為附庸國，毫不抵觸，同時蘇聯欲進兵伊朗，加以佔領，是隨時可以做到的，但是蘇聯就要惹起世界公憤，而團結一致的奮力抗蘇。

去年勝利之後，蘇聯對土耳其發動全面神經戰。蘇聯大軍駐紮土耳其的首府城郊，如果蘇聯想藉武力把土耳其人民由他們政府「解放」，雖不能說滴血不流但是輕而易舉是不成問題的。土耳其非神經衰弱的民族，加之國外輿論及美國派遣大軍艦護送土前駐美大使，遺體的冒失參加神經戰，卒使神經戰宣告失敗。美國派遣軍艦除運送屍體之外，自別有其他用意，現在若想蘇聯放棄宅對伊對土的野心真近乎傻子，將來總有一朝

蘇聯願以重大代價來達逆全世界的意志，但是目前蘇聯絕無此意。

在我留蘇期間發電出來時，常常故意試驗新聞檢查人員機警性，把蘇聯外交政策是人道化，蘇聯誠心與世界各國合作，而且也不希望遭遇「拒絕」的字樣平穩不顯痕跡的插入我的稿件中。檢查員實在是十分機警，他每次都把我這種雙關的字樣刪去，其實這不過是我玩的把戲而已，我所用的這種字句不能不說有譏諷性，但是也不能說不無真性，事情的是非，在政治舞台上固然不能分辯，但是蘇聯現在決無意放鬆這足以引起第三次大戰的旋風自由吹動。

我已經在前，兩篇中申述蘇聯不合作的原因。蘇聯與我們不能說是敵人，但是也說不上友好，最明顯的事實莫過是彼此競取在世界各地的發展，馬克斯主義的最後目標是世界大同，蘇聯的當局又是以馬克斯信徒自居，所以蘇聯對我們的關係是抱馬克斯的信仰，我們對蘇聯由是亦不得不依他們的立場去看。

蘇聯是相當落後，生活標準也很低，但是這並非是我們要對蘇聯獻慇懃的原因，蘇

聯將來必然是個強大的國家，除了廣泛的土地無限的人力和厚藏的資源外，宅是位居歐亞交通要道，這是蘇聯日後必强的原因。現在蘇聯專制的政府可以利用高壓手段，使得宅的人力（男女老幼）加倍生效，將來這種人力更會加強，蘇聯民衆對愛國和忠于政府的血誠標準很高，他們所未享受到的就是個人自由，一面不瞭解西方個人自由是怎樣的蘇聯人民對這自由的有無，並不感到痛苦。

由個人信心方面說，我相信自由的創造性較獨裁爲大，這由於我們打仗的成績可以來證明，戰爭已告終結，但是我們就此拍手稱幸。我們的人力較蘇聯男女老幼連合的人力是弱些，可是說不上人力不足。過去證明了美國自由受到威脅時，人民是一心一德起來爲自由而流血。美國也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地理位置也很有戰略重要性，在國際間競爭我們是以超人的技術爲基礎，人力方面男人對男人的說，我們生產的力量較大，但是昇平時代我們是散漫無組織的，不必過事大量生產，因爲有許人道主義原則是在大量生產之上。

蘇聯無失業問題，不錯。這要看對職業的解釋，職業不是由依個人旨趣的選擇，職業不是依需要而分派。爲了與這個聲勢浩大的蘇聯競爭，美國必定要保持她優越地位，而加以充實。美國的問題是如何促進極量生產而不侵害人權，如何爲大衆福利組織起來，而不牽涉人類自由。

在莫斯科勾留了十個月，上月開始動身歸國，心緒異常惡劣，照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我是看不到美蘇友好的將來。最使人惋惜的是與蘇聯民衆不能比肩前進。我和我的家屬由莫斯科搭乘飛機飛往得賽（Odessa）路經基輔，這類似我們道格拉斯式的蘇聯飛機非常舒適，同機的乘客和我們雖然很友善的交談，但是總不免使我們有千里之外的感覺，他們的談話中雖然表示我們是不能真正與他們友善，可是他們並不想絕對的拒絕我們于門外這就是蘇聯民衆對我們一般的感覺。一言以蔽之蘇聯民衆是誠懇可親，但是可惜的是蘇聯不肯同我們親善，這可能造成日後的慘劇，但是事實如何，亦是無可奈何。

蘇聯與美國

三三

(完)

對蘇聯外交政策的觀感

杜爾斯 (J. F.) 作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不可以只從官力的言辭中予以確定的。它的領袖的哲學以及那哲學在行動中的實際顯示實更爲重要，把這些碎片並列在一起，一個可信的結論是常常可以獲致的。在蘇聯這例子上，存在着許多碎片，它們可以很整齊的拼湊在一起，形成一個和諧而合乎邏輯的整體。

蘇聯外交政策的訂製人很重視世界是「一個世界」並且和平是「不能分割」等事實。這些詞句在我們是口號，在蘇聯便是它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這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在建立和平，安全，並爲蘇聯建立機會，這是是每一外交政策的正常目標。但是，在蘇聯的領袖看來，世界既是一個世界，和平既然不能分割，他們便認爲和平和安全的獲得有賴於非蘇維埃式社會的消除。這種非蘇維埃式的社會正危險的把這一個世界畫分成兩個無法相合的部份。他們認爲這對世界也有好處的；因爲他們認爲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獨

裁是最理想的政府方式，目的在促進羣衆的福利和終止人剝削人的現象。這在他們心目中，便是真「民主」。和這敵對的政治思想或是精神信仰便被叫做「法西斯」和「不友好」。

我們必須認識蘇聯演說者和作家對「民主」「法西斯」及「友好」等字眼所下的定義。由於不能認識這一點便產生了爲什麼我們常能和蘇聯領袖們所說的話表示同意而對他們的行動却覺得很難和他們的言辭相符合。蘇聯的領袖們說：他們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使各地皆成立民主政府，這些政府將對蘇友好並肅清法西斯思想。這些看來都很合理，其中並無我們可以反對的地方——直到我們認識了：

「民主兩個字」，在俄文中意味着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獨裁；

「法西斯」，在俄文中是一個用來譴責所有非蘇維埃式信仰的字眼；

「友好」，在俄文中是一個表示贊同的字眼，專爲那些宣傳信仰蘇聯理想的人用促進這些理想來證明他們的忠誠的人而保留着的。

經過這樣的解釋後，我們可以公開承認蘇聯的政策是不能容忍的了。它在企求消滅那些在我們看來是一個自由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東西。它急切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因為蘇聯的領袖相信除非這目的已經達到，否則和平便會發生危險。在他們看來，對非蘇維埃式思想的容忍是一種缺點，包藏着危險。

正如維幸斯基在聯合國組織第一次全會中關於難民問題有力的演說中所說的那樣，「我們不願接受容忍。我們已爲它付出太多的代價。」因此，他最後說，即使是最不受人注意的孤立無援的難民，只要他包藏着敵視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想，便是蘇聯和平安全的潛在威脅。

蘇聯的領袖們以爲消滅這潛在威脅的迅速方法便是在各處建立接受蘇聯政治思想的政府。這類政府將維持一種廣泛的檢查制度和祕密警察，來偵察那些堅決信仰他種政治信仰的人民，並且把他們自社會上正常的地位中移走，使他們不能爲害。這種政府在全球各地都得勢後，蘇聯的領袖們便能創造全世界的和諧，便能創造一種偉大的政治上的

安甯，那便是蘇維埃式的和平。

蘇聯的方案

爲了完成蘇聯的政策，世界大略被分成三個地帶。這三地帶便是；1. 內部地帶，此即蘇聯自身；2. 中間地帶，此即圍繞內部地帶之「隔離地帶」；3. 外圍地帶，此即世界之其他部份。

內部地帶

蘇維埃內部地帶包括併入蘇聯之各土地。它現在包括一九一七年的創立時之蘇聯，加上其後根據歷史·戰略·或思想上之理由合併之鄰近土地。此一內部地帶已大行擴展。如有人在一九一七年時的蘇聯的西北角開始，畫一圖弧東南至海參崴區，他將發現已有下列地區增添了進去：

芬蘭北部，

芬蘭南部的戰略地帶，和芬蘭灣接壤，並控制至波羅的海出海口，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德意志東普魯士的北部，

波蘭的東半部，

捷克的東部（即喀爾巴阡——烏克蘭部份），

羅馬尼亞境內構成比薩拉比和北布哥維那的部份，

唐努烏梁海，

旅順，

庫頁島南半部，

千島羣島，

蘇聯的制度像一個聯邦制似的運用着，它憲法的設計很便於新的民族和新的土地的

加入蘇聯。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的擴展已經達到了終點。在目前，他們正企圖自土耳其那裏收復卡斯省和歐什倫省，許多中間地帶半自治的隣邦也被當作最後可加入蘇聯的目標。

中間地帶

中間地帶便是圍繞內部地帶的土地，尙未成熟到可以合併進蘇聯的地步，但已很接近這一點，可以順從蘇聯軍士力量的了。這地帶目下正由蘇軍佔領着，至少也會在最近曾由蘇軍佔領。凡目下並未被佔領的地區，也存在着被佔的危險，那邊的政府，雖名義上是獨立的，並在事實上在有些方面也是確是獨立的，但都極傾向於將外交政策，軍隊，以及最重要的秘密警察和檢查制度交到大量接受莫斯科指示者的手裏。這樣，莫斯科的領袖們便獲得了保證：這些政府的性質都是「友好」的。

歐洲大陸上約略可自波羅的海丹東部起，畫一條線，穿過德國中部，到亞德里亞海，然後曳南到希臘的邊境。在這條線的東部，「中間地帶」的形勢便在不同的程度下存

在着。這中間地帶的中歐部份包括：

波蘭，

德國的東半部，

捷克，

奧國東部，

匈牙利，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南斯拉夫，

阿爾巴尼亞，

在亞洲，中間地帶包括：

外蒙古，

蘇聯與美國

中國東九省，（蘇聯與該地大連及東北鐵路幹線了擁有權益），
朝鮮北半部，

中國的新疆省，（蘇聯在該地伸入甚大之勢力，然很難得到可靠而又新鮮的消息）
我們並無理由相信中間地帶已經固定。

最近蘇聯仍作努力企圖將其擴展。

希臘，（該地蘇聯支持之解放陣線以及其他希臘政黨正拚死爭奪權力），
伊朗，（該地之北部省份亞塞爾拜然尚在蘇聯佔領下，目下已發生叛亂），
土耳其，（正感受蘇聯之壓力），
寇第斯坦，（該地寇第族人正受到鼓勵進行建立一自治邦受蘇聯之保護。
朝鮮南部，（該地有蘇聯扶持之地方政黨）。

外圍地帶

第三個地帶便是外圍地帶。它包括着世界的其餘部份。這些地區在地理上和蘇聯的陸上力量相距極遠，因此不能用直接強權的方法來建立「友好」的政府。對自治及非自治的地區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在殖民地區中，（總共約有七萬五千萬人民）蘇聯領袖正劇激獨立運動，並給與他們精神上的領導。他們鼓勵革命，甚於革新；因革命易於產生與當今執政之府府完全無關之新政府。

完全自治的國家構成了外圍地帶另一半。在這些國家中，像法國等，共黨已極為強大，與蘇聯領袖合作着，在其他國家中，尙不能有共黨或極左共黨派強大得起巨大的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作用是通過細小但訓練極佳的少數黨起的。這些小黨派設法加入大的黨派集團，握得有力的地位，並且可能因此造成均勢，因大黨派的投票力量較為分散。

蘇聯的目的還用下面那種方法達到：他們利用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來「玷污」堅決保

持與蘇聯的思想相衝突而他的道德或政治力量又爲蘇聯所畏懼的人。他們希望這種「玷污」可阻止此類人士公開活動或使他們成爲任何政黨的債務。

某些蘇聯在外圍地帶使用的方法可以舉例如下：

1. 蘇聯希望阻止的發展之一便是西歐各國政治或經濟之聯盟，該聯盟恰在中間地帶之外，即法國·比利時·荷蘭·和聯合王國是也。它希望這些國家各自爲政，否則一經團結，他們將發生一種勢力，或將和蘇聯在歐洲的中間地帶對壘，在這些國家中已產生與蘇聯之共產主義密切合作之共黨。幾個月前，一個法國官員在談起法國和一些鄰國間之經濟團結是否能日漸增進時，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將使蘇聯不愉快，並且，蘇聯可通過共黨的勢力，在法國發起足以嚴重阻礙經濟復興的罷工。

2. 殖民地各民族含有天然的痛苦及未實現之願望，這些痛苦及願望已爲戰爭局勢和日德的宣傳所刺激。這種不安很容易採取激烈的獨立運動的形式。蘇聯領袖們鼓勵他們依賴暴力而勿依賴聯合國憲章提供的和平程序。聯合國舉行第一次大會時，他們並不要

大會讚揚願將委任統治地自動交給聯合國託管的各受委強國。在倫敦和巴黎的外長會議中，他們反對美國對義大利殖民地的計劃，那計劃是保證早日實行獨立，而於目前將統治委託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的。

3. 外圍地帶中有一部份地區蘇聯的外交和宣傳集中的是地中海地區。那地區構成由英國至印度及遠東之歷史性的「生命線」。蘇聯正企圖自英國管制下取得這地區。它的努力觸及了全部地中海的海岸綫。

西班牙和法屬摩洛哥控制着地中海的出口。那裏正進行看最爲尖銳重要的政治鬥爭，所有各列強都一致同意佛朗哥必須走。但問題是怎樣走法？和誰來代替他？英美正着手尋求和平化之接替，性質將是自由主義的而非共產主義的。蘇聯的領袖們則並不反對內戰，因內戰將可使共產主義得勢。法國曾徬徨於此二大壓力之中，現在則更傾向於蘇聯的方案。

蘇聯領袖正以極大力量企圖控制法國外交政策。在外長會議和安全理事會在倫敦開

會時，蘇聯領袖似乎特別努力於使法外長及人民共和黨領袖皮杜爾受窘。最近蘇聯例外的輸送小麥到法國去由法國共黨分發，幫他們獲取政治力量，雖則蘇聯自身却亦自聯合國救濟總署處領取救濟。

在義大利共產主義正在促進中，用以抵制中間黨派，且在不斷努力利用英美軍事政治之錯誤。

阿刺伯世界已為蘇聯所追求。它在安全理事會中趨向極端的提議英法駐軍撤出敘利亞及黎巴嫩。它鼓勵法屬摩洛哥，阿爾及爾及突尼西亞境內的騷動。它在阿刺伯人反對許多美人贊成之巴勒士坦一事中謀求利益。

4. 在拉丁美洲，許多共和國面對着非常困難的戰後經濟調整問題，他們的許多工人——實業的和農業的——並不能享受良好的生活水準。這就供給了共產宣傳以良好的機會。極端左翼煽動者正利用此點來打破美國企圖發展的西半球的團結。

5. 蘇聯正企求發展最近組成之世界工聯會聯盟，將其作為發生全球性政治勢力之機

構，在月前，世界工會聯盟在五十餘國中，獲得重要之組成份子。那些組成世界工聯會之各國工會大都是左翼的工會，（在美國是產業職工大會。這些工會中的共黨和共黨同情者正 據蘇聯贊同之路線發生步調一致的勢力。

6. 墨西哥外交部長巴迪拉邦案件依是蘇聯「玷污」方法的例子。在舊金山會議中，他是美國政策的勇敢支持者，並對西半球之團結很有貢獻。在他回到墨西哥時，他便被左翼報紙所惡意攻擊，說他曾受賄賂或為獲得政治上之支持而出賣墨西哥給美國。這謠言傳佈得很廣，促使他不久即辭去外交部長一職。他的繼承者看清楚了一點，所以在倫敦的聯合國會議中，墨西哥常附和蘇聯反對美國。這樣他便可不致步巴迪拉的后塵了。

技 術

蘇聯的技術是屬於那些用來對付一個他認為不純潔而危險的外界的。不相往來是金科玉律，博愛則是禁止的，除非是作為計劃的參入他國的工作的一部份。

在內部地帶和中間地帶中間懸着一條鐵幕。這可以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對內的，一個是對外的，從國內的立場看來，這鐵幕是用來保存內部思想的「純潔」，這種「純潔」是靠了三十年左右的宣傳和清黨方造成的。它還可防止內部的不滿，如果蘇聯的工人知道了其他各國如英美等國內的工人生活狀況時，這種不滿是會生長的。

從國外的觀點上看來，鐵幕可使蘇聯的宣傳和勢力較之蘇聯國內真實狀況全為人們知道時更為有效。蘇聯境內某些未為德人毀壞的地區中的經濟狀況比之中東和遠東的狀況要有利得多了。可是如果對蘇聯境內的生活有密切的瞭解時，便會減少蘇聯信心的。心懷不滿的人民和理想主義者常常容易把蘇聯的試驗誇大為實現他們的希望的可能方式。他們用他們的想像或一些細心佈置的展覽會來衡量那些可能，而不是用事實。這對蘇聯說來是一種價值無可測量的財產。

鐵幕在蘇聯人民面前，被畫成了作為防禦不友好的外界所必需。關於這一點，蘇聯的領袖很歡迎並尋求能有機會可顯示外界的對蘇不友好不僅為過去之事實且尚為當今之

事實，在舊金山會議和聯合國全體大會和安全理事會中，蘇聯的代表國常常堅持把他們的提案交付辯論和表決，即使在失敗爲必不可避免時還是如此，這樣他們便可載易將他們所謂外界的「不友好」法西斯很戲劇化的傳給國內的人民和國外的追隨者了。

當外交上或商業上有必要須派遣蘇聯人士出國時，蘇聯的政策便會要求他們嚴格遵守一個論題：便是蘇聯的「民主」是不能容忍外人的思想或者和他融合的。蘇聯的外交家並且所有留住國外的蘇聯國民都不能和那些存有相反思想的人隨意往來的。他們偶或和藹的參加一些純粹的示交活動，但他們很少討論政治。如果有人例外的似乎和一個不同的制度的役響，他們不久便會奉命回國的。

在進一步實行這政策時，蘇聯對加入爲國際合作而設立的工作團體，其行動也很遲緩。所以它還未加入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建設開發銀行，臨時國際民航團體，歐洲臨時經濟委員會，和歐洲煤礦團體。它至今尚未接受美國國務部的邀請出席一準備設立國際貿易團體的會議。

有一個明顯的例外，那便是蘇聯加入了聯合國。自從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會議起，蘇聯已參加了創立世界機構之步驟，它在這機構中亦將是領袖份子之一。在舊金山會議中蘇聯代表國在史達林的指示下，接受了一些他們甚不歡迎的憲章條款，而不欲使世界上沒有一段的国际團體或有此團體而無蘇聯參加。

這事件顯示了蘇聯的領袖們原先以爲世界機構是一種工具，通過它，蘇聯可與英美統治此世界。這種實激戰時三強統治世界的念頭必須予以放棄了。但是蘇聯領袖仍樂於有一世界組織，可用以阻止僅有西方民主國來參加之組織，且蘇聯可因此在外圍地帶促進它對世界和平的概念。蘇聯領袖們還希望從西方民主國那邊接受過來他們在聯合國中的優勢地位。爲了這個目的，他們便企圖在聯合國及其會員國中發展世界工聯會的地位。同時，聯合國對蘇聯不能有何重大的損害，因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的「否決權」可以保證這一點。蘇聯的領袖曾企圖是否決權無所不包，以便增進這種保證，他們曾想把否決權的應用推展到安理會中的討論。

蘇聯外交政策最終的依賴便是它的軍力。蘇聯軍隊已有若干復員。但蘇聯的領袖們已明白顯示他們準備保持一支強大的地面武力，發展他們的空中武力，並儘可能的迅速發展他們的海軍，以便在各個他們現在已能抵達的水道中使用，像波羅的海，地中海和黃海等。他們正努力學習使用原子彈。蘇聯的領袖們把軍事力量作爲主權的中心。史達林在他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的聲明中，說蘇聯的主權必須像「眼中的瞳人」那樣加以保護。在討論和約時，蘇聯的代表一貫的反對國際監督的原則，即使在對待以前的敵國時也是如此。

蘇聯的外交政策是用一種強硬機械和不妥協的方法在實行着的，這政策，在戰略方面和戰術方面，都是在莫斯科擬訂並受莫斯科指揮的，且大部份是由一些不知國外局勢和國人民的人士所擬訂和指揮的，他們製訂行動時，是拿他們認爲合乎邏輯的觀點不作基礎。對於他們這像是一個棋局，世界便是棋盤。蘇聯在國外的外交官員和私人代表便是由一巨大的心臟指揮而行動的棋子，蘇聯的外交家並無隨機應變的權力。即使是外交

部長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沒有和莫斯科（大致便是史達林和政治局）弄明白以前，是不會在車大事件上所有行動的。

蘇聯外交政策的有力處

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有強力的，因為它是蘇聯國內政策在國外的自然產物。在蘇聯境內，政治的和諧，是由一統治集團所建立的，這集團然以促進無產階級的福利自居，因此也獲得了鎮壓智力自由的權利，這種智力自由是可能導引到政治上不和諧的境地中去的。

在有些事件中，蘇聯的制度是有容忍性的。這一點在各邦居民人種的分歧這一點上更為明顯。並且，在蘇聯境內，人們有極大的自由可爭辯科學·天文·生物·藝術·音樂·舞蹈·文學以及類似的事物。宗教在它只是一種崇拜的儀式時也是被容忍着的，可是在政治上便毫無容忍可言了，在這件事上，國家是至上的，當他說些什麼時那邊是法律——不但是法會上的規則，且還是道德上的則律，政治或宗教思想和這衝突的便被當

作邪惡的事，不能予以容忍了。

蘇聯用宣傳來建立國內政治上的和諧，它使用勸說，和武力以威嚇之壓迫之。

蘇聯的領袖們現在企圖把他們在本國所實施的一套在全世界的基礎上實施。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這政策是自然的，簡單的，積極的。這便是龐大力量的因素了。

蘇聯外交政策還擁有着因革命而來的力量。生活的法則便是改變，那些尋求改變的人常因似乎正和不能抗抵的歷史潮流共推移而感到喜悅。蘇聯的外交政策，由於是動的外交，所以對那些以為要求世界改善必須劇烈變動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它也吸引着那些以為可以從推翻現存秩序來獲得個人利益的人；它也吸引着那些對他們自身的命運不滿的人物。

蘇聯外交政策有動力的一面所以能更為有效的緣故是因為它正進入的社會在信仰及秩序上都尚是一片真空。亞。非。南美都缺少全安的社會歐洲大陸的大部份都處在戰後道德蕩然無存的境况中，由於對德態度的不堅定和不一致，這種情況便變得更尖銳。

資本主義的中心，特別是英帝國和美國，已發生一些大缺陷。其中之一便是帝國主義，以及他的副產品種族偏見，另一缺陷便是未能保持穩定的生產和就業。爲了對付這些蘇聯的領袖們便喊出了「獨立」，及「充分就業」的口號來，我們還能記得想肥這二句放入聯合國憲章的努力，曾引起嚴重的反折，但蘇聯的主張終於在略加限制後獲得通過。這類事件使蘇聯領袖更相信外界缺少道德上之領袖，而可以將全世界輕易的贏過來，信從他們那有力的新信仰。

最後，蘇聯政策還從一些動人的成就中獲得推動力，在國內，它已在勇敢而耐勞的俄國人民中造成了一種忠誠和紀律。這種力量已使德國的作戰機械崩潰，因而使一般人都很吃驚，在國外蘇聯的政策早已將蘇聯的疆域擴大。實行了沙皇時代的那些極端願望，在有些方面，還超過了那些願望。在目下，這擴展仍在繼續中，中間地帶圍繞着內部地帶，這地帶中的政府都是順從蘇聯領袖的意志的，在外圍地帶，蘇聯的勢力到處都很強大，很少人在政治生活中會不先想這一舉將使蘇聯愉快或不樂便立刻行動的。歷史

上從無一個國家中少數幾個人能建立這樣普及全球的勢力。這些都是在最近幾年內發生並給了蘇聯的領袖以無限的感嚴。

蘇聯外交政策的弱點

蘇聯的領袖們和他們在許多土地上的隨從者深信能和平建立這種「蘇聯式的和平」。這是可想而知的。但事實上，這樣的一個結論正危險的錯估了當前的局勢。它高估了因戰爭而獲得的初步成就，戰後的紛亂，以及人們在精神上，肉體上很是疲倦的時刻。它低估了內部的缺陷和外部的反抗。

蘇聯的政治裝配是不能和莊嚴偉大全球性計畫的實行相適應的。決定一切的權力太集中於上層一些人的手中，並且有權力的代表團也太少。並且他們還嚴重的缺少着能有力的處理外交事件的人員，

在歐洲蘇聯的中間地帶是在戰時局勢下匆忙組成的。它還沒有遇到深入的民族競爭的撞擊，野心勃勃的人曾依靠了蘇聯的幫助獲得了或保持着權力。但他們是不願無限期

的做着蘇聯的隨從的。他們中有些人已開始明白表示這一點。

在外圍地帶中，蘇聯的外交政策過份的依賴於羣衆的不滿了。這種不滿在推翻現存社會秩序時是有用的。但破壞時期之後必須是建設時期。當那時刻到來時，蘇聯的領導權便會失去不少國外的追隨者。

另外一個基本弱點便是蘇聯政策對於鐵幕的依賴。這可暫時的幫助蘇聯領袖們拿他們的國家來作爲已經找到解決所有經濟及社會問題的代表國家。但這不會永遠有效的。這封鎖線將不斷的創造疑慮及不信任，漸漸的漸漸的人們想看一下幕背後的东西了。如果他們不能，他們便會得出結論，說蘇聯的制度並不好得能受公正的考察和比較。對於這種人爲援助的巨大依賴實在是一種基本的弱點。

最最確切的是因蘇聯低估了西方各國對人類受難的深惡痛絕和對個人自由的密切愛護，因而犯了錯誤。

蘇聯的制度是無情的，這在過度時期中不信奉者皆被屠殺過一點上已很明顯了。使廣大

人類羣衆信從蘇聯的型式時所需的手術是不可能和平的進行的，這樣的在中間地帶內，政治性的暗殺便是常有的了，許多人因爲有着可疑的政治信仰便給從家中由祕密警察拉走了，千白萬人拋却家鄉，註定將因貧困而死。千百萬人企圖從蘇聯佔領區域中出亡，許多人甯肯有殺不願被送回中間或內部地帶。曾經經受人道主義文化的人，對於蘇聯建立臣服的措施中所包含的對人命的低估和對人類不幸的無情是不能忍受的。

各種方案不應用他們的目的來判斷優劣，而應用他們的方法。今天，因爲蘇聯人民當希特勒進攻他們時，曾勇敢作戰，所以我們便想到了他們的英勇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並把他們的軍隊，政治家和他們的祕密警察在鄰邦所做的事掩蓋了起來。可是當這些方注顯示得更明顯時，他們一定可引起可怖的反抗的。在奧國和匈牙利，蘇聯的方法已首先爲人所領略，因此共黨在選舉中已一敗塗地了。

最爲尖銳的將是在因實行蘇聯的方案而須交出自由時所引起的反抗。至今爲止，蘇聯的成功主要的還局限於個人自由從本普遍享有的國家內。在那些這類自由曾實行過的國家中蘇聯政策的提倡者便只敢講經濟自由了。他們不提政治或精神自由，在這些自由

將被剝奪。當蘇聯方案中壓迫人的一面更爲明顯時，便會有反抗發生了。

在工人組織中，蘇聯正在積極推行它的政策，並且前途也比較最爲光明。然而最有效果的反抗也便先產生在社會主義者之中的。對蘇聯不容人的政策產生最劇烈的反應的便是英共和鄰邦的工黨政府，這便是不列顛的頁文，澳洲的伊瓦特，和經西蘭的佛萊塞。

那些知道並重視個人自由的美國勞工領袖正努力進行一尙未被重視的戰爭，阻止共產黨進而管制勞工團體。換句話說，在擁有自由的各民族中，蘇聯的方案的最熟悉蘇聯的方法的人士所堅決反對，雖則事實上這些人正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人，蘇聯的方案對他們所許諾的和益是最多。

我們可以斷然的說當蘇維埃制度的全部含義更爲美國人民所熟知時，他們的內心將有一種精神會復活，便是這種精神使他們的祖先願意顯出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財富，和他們的光榮來爭取他們的個人自由。

所以，我們獲得一個假定：蘇聯如果堅持實行他的方案時，他是必不能和平完成的。（譯自六月三日出版生活雜誌）

